

# 在都市化进程中拓展中国当代美学研究

刘士林

**内容提要** “都市化进程”在深刻改变与重建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同时,也为以文艺美学为主要形态的当代中国美学提供了重要的学术生长空间与全新的当代性问题。都市美学新理论的探索与研究,在基本框架上沿三方面展开:首先,都市化进程的现实背景与都市文化学术语境的确立,是文艺美学发生当代转型和都市美学得以成立的外部动因。其次,都市美学在研究对象与范围、逻辑起点与价值基础以及文艺美学既有框架的改造与当代形态的建构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突破。三是都市美学的理论资源与文化研究问题,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消费”关系的论述、新马克思主义的都市空间美学建构,在以消费为主体功能的当代都市中具有“核心资源”的重要意义。在文化研究上,现代艺术家对资本主义城市的批判和抵抗,对于今天都市人探索审美拯救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而也成为都市美学在理论建构中特别心仪的对象。以都市美学提供的基本原理为基础,可以为都市人减少自身在都市化进程中的异化以及当代中国城市的可持续与全面发展提供某种有益的参照。

**关键词** 都市化进程 文艺美学 都市美学

在当今世界中,由于“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国家首位城市”与“国家级城市群”、“区域中心城市”与“区域性城市群”分别集中了全球、国家或地区主要的经济社会资源与精神文化资本,直接决定着“城市环境”的发展变化与“社会经验”的再生产过程,因而成为影响当今世界环境和社会变化的核心机制与主要力量。与此同时,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当代都市化进程,其影响早已超出了经济社会的范畴与一般的文化领域,并深刻地改变了文学、艺术、影视、娱乐等传统的精神生产与消费方式,使当代人的审美意识、艺术经验、自由体验与审美活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言以蔽之,“都市化进程”在深刻改变与重建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同时,也为以文艺美学为主要形

态的当代中国美学提供了重要的学术生长空间与全新的当代性问题。回应这一来自现实与理论两方面的挑战,是中国美学实现学术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这就要求我们,有必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总方法论与价值立场,以中西相关学术资源与研究为参照,创建一门有中国理论特色和当代世界价值的都市美学理论,为中国城市发展和当代人的审美自由追求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参照。

## 作为当代空间美学的都市美学

时间和空间,既是康德哲学中“自我意识”借以直观显现的两种基本方式<sup>①</sup>,也是宏观历史进程中人类社会两种最重要的生存背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时间和空间在最深的意义上支撑、

\* 本文系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马克思城市文化理论研究”(项目编号:NCET-08-0899)的阶段性成果。

制约着人类的历史实践,审美活动自然包括在其中,这也是可以将人类审美活动与美学理论探索区分为“时间美学”和“空间美学”的根源。

有“时间美学”,是因为“此在的意义是时间性”<sup>②</sup>,时间悲剧性的流逝在激发主体产生特殊生命体验的同时,也使它们积淀为“伤逝”、“春恨秋悲”、“人生几何”等特有的美感。有“空间美学”,是因为人又是“空间的存在物”,以自然空间为基础客观形成的人类集聚形态与方式,同样构成了影响人们生产、生活以及进行审美和艺术创造的主要机制。就人类的空间集聚形态与方式而言,古希腊人很早就发现人的存在与“城邦”关系密切。同时,人类的城市化进程也一直深刻影响着每一时代的精神与文学艺术。如果说,恩格斯所说的以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的古代社会<sup>③</sup>,城市对人类精神活动的影响还是局部的和有限的,那么,在席卷全球的城市化进程中,特别是2008年世界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业人口之后,城市空间毫无疑问地已成为影响当今世界和人类生存的核心机制与主要力量。此外,正如我们一再强调的,与传统的城市化进程不同,在当代世界,由于人口、资源与文化资本在大都市的迅速集聚,被冠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的都市空间正成为人类社会活动与精神生产的决定性力量。由此,我们初步可得出这样一个判断,与人类经历的不同城市空间与聚落形态相对应,美学在大体上可分为三种不同的空间理论形态,即以大自然和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古典美学、以乡村和工业城市二元对立为主题的现代美学以及以消费社会和都市文化为中心的都市美学。在这个意义上,都市美学既是人类审美活动在都市化进程中的一种反映,也是传统美学、特别是传统空间美学与艺术理论生长出的当代形态。

和其他的新兴学科与理论研究一样,都市美学既折射出都市化进程这一强烈的现实需要,同时也再现着美学在新的现实中创新与发展的逻辑需要。

从现实需要上看,正如在当下随处可见的那样,以高层建筑和立体交通为标志,都市化进程主要是一个城市空间再生产的过程,它既在自然空

间的利用上把空间特有的三维性发挥、挖掘到极致,同时还以波德里亚所谓的“内爆”方式使社会与心理空间变得无比杂乱与多元。当代城市在物质躯壳与内在精神空间两方面的“高密度化”,使都市人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与审美趣味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其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如城市社会学家芒福德就把西方大都市称为“暴君城”。其特点主要有二:一是人的精神世界在对金钱与权力的追逐中被彻底扭曲与异化,如“社会解体”、“道德上冷漠无情”、“政治上不负责任”、“人格被贬低”等,构成了现代化大都市最突出的社会生活特征。二是由于人口密集、交通拥挤、空间紧张,使当代大都市普遍背离了“提供更美好、有意义的生活”的城市本质,变得越来越不适合都市人的居住与生活。<sup>④</sup>以中国为例,“20多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逐步向大中城市发展”<sup>⑤</sup>。中国都市化进程同样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除了人口膨胀和资源紧张之外,更重要的还有环境问题——“由于城市人口密集,工业集中,交通拥挤,各种废弃物大量排放,造成水体污染,空气污染,垃圾遍地,环境恶化,严重危害人体健康”,以及社会问题——“由于城市人口过多,竞争过度,失业现象严重,生活压力过重,造成城市人口心理失衡,性格变态,群体意识淡漠,社会责任感降低,使得整个城市社会发育不健全、不健康,人际关系冷淡,道德沦丧,犯罪率上升”<sup>⑥</sup>。在由于“城市化过度”引发的“城市病”与“城市危机”中,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涉及城市人的感觉、感受、心理与精神生态,它们在逻辑上都属于相对纯粹的美学问题,并在现实中为当代美学提供了全新的探索和研究对象。

从美学自身的逻辑进程看,近年来有关大众文化与消费文化、城市经验与文学现代性、原生态与都市乡愁等研究<sup>⑦</sup>,已初步揭示出文学批评、文艺理论以及美学与都市空间的密切关系。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以及都市文化影响的不断扩张,中国美学不仅开始关注都市空间中的审美问题,而且也在不断探索中显示出越来越清晰的“都市化”转向。一方面,这有西方文化研究的影响。在都市化进程更早的西方世界,特别是在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出现了美学“从时间向都市空间的转向”：“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神话的萎缩、特别是随着市场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使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探索逐渐进入到都市空间时代”,具体说来,就“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的思想来源而言,其实是融汇了马克思、黑格尔以及海德格尔的思想,所展现出的是存在主义意义上的个体如何在资本主义的异化世界中达到自我的社会实现的问题,是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有力开拓。列斐伏尔的思想以隐蔽而深刻的方式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的‘空间’转向,戴维·哈维提出的‘时空压缩’、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詹明信的‘认知绘图’式美学以及吉登斯的‘脱域化’思想,都是这一‘空间’转向影响下的思想成果,其中尤以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将列斐伏尔的思想发扬光大,产生了极大影响。”<sup>⑧</sup>另一方面,在与都市相关的美学研究中,最可注意的是将都市美学与传统美学严格区别开:“在理论美学研究中,把美学研究视为对理想‘美’的形态、性质的研究,这样一种研究思路越来越显出了局限性;美学研究早已超出了对‘美’的研究。但在中国的都市美学观念中情况则有所不同。都市美学在人们的印象中总是牢牢地和都市之‘美’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如同技术美学一样,似乎它的定位应当是为城市规划提供‘美’的创意蓝图。建设现代化乃至国际化的大都市,成了许多城市的梦想。这种梦想体现为许许多多夸张的形象工程,如巨型体量的建筑、宽阔的马路、草皮绿地和‘亮化工程’等等。以服务于都市建设为目的的都市美学研究观念也许无可非议,但恐怕不是都市美学研究的全部意义所在。学术研究的首要意义应当是认识,而后才是评价和功用。某媒体曾经发表过一张照片,画面是在某个大都市的公园里,有几个乞丐模样的人躺在草地上睡觉。这张照片给人的直观印象当然就是有碍观瞻不够文明。这也是摄影者和媒体发表这张照片的意图:呼吁政府管管这些乞丐,清理一下城市环境。更有同情心的人们和社会学家还会进一步探讨如何救助这些没有住房的人们。无论是关注市容还是关注穷人,这些做法和想法的意图都是为

了‘让生活更美好’,当然是正当的。但都市美学研究则不能停留在建设一种完美都市的乌托邦式意图上,更重要的是必须提供深度认识:完美的都市乌托邦想象对于都市文化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sup>⑨</sup>

中西两方面的探索表明,都市美学从一开始就具有浓郁的“空间”意味,表明人类对其审美文化与精神的关注与探讨,正从偏重于时间和个体的现代主义美学范式中超越出来,转向更具现实感的都市空间以及在都市化进程中“碎片化了”的都市社会与心理空间。正是在这样的时代需要与理论探索基础上,一门以“都市化进程”为现实背景,以“都市文化理论”为学术语境,以当代都市社会中的精神生态、审美文化及文学艺术为基本研究对象的“都市美学”应运而生。

### 都市美学的理论建构与学术拓展

都市美学是一门以都市化进程中关于主体“愉快不愉快”、“自由不自由”,以及如何实现人在都市化进程中心灵解放与精神自由的美学新理论。<sup>⑩</sup>在强烈的现实需要和美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的共同驱动下,中国都市美学研究尽管起步较晚,但很快就完成了初步的理论建构,并在很多具体的领域与层面上形成了独特的话语谱系。对这些在都市化进程中涌现的美学新探索予以及时的总结,不仅有助于都市美学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对在都市社会中越来越焦虑、紧张的主体也可提供美的安慰与自由的可能。

从总体上看,都市美学理论的新探索与研究,在基本框架上主要沿以下三方面展开。

首先,都市化进程的现实背景与都市文化学术语境的确立,是文艺美学发生当代转型和都市美学得以成立的外部动因。

“都市化进程”理论是都市美学直接的现实背景。都市化(Metropolitanization)是城市化(Urbanization)的升级版与当代形态,其实质即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当代城市化进程。在都市化进程理论中,首次区别了“城市化”和“都市化”,认为它们的共同之处是人力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从自然向社会、从

农业地区向城市空间的流动与聚集。其不同主要表现在流动与聚集的规模、流动的方向与聚集的空间上。在都市化进程中,依托于规模巨大的人口与空间、先进的生产能力及富可敌国的经济总量、发达的现代交通网络与信息服务系统而形成的都市社会,正在成为当代人生存与发展最重要的现实背景。与此同时,其所带来的包括文化生态与审美生产在内的各种问题,在现代化的交通与信息技术条件下,也成为人类需要认真思考的世界性问题。<sup>⑪</sup>由于这一现实原因与需要,使都市化进程研究从最初的“大都市经济圈”等,迅速过渡到都市社会、都市文化、都市心理等领域。都市美学正是在这个现实背景下开始自身探索与理论建构的。

对“都市”、“都市文化”等基本范畴与学术语境的界定,则构成了都市美学研究的文化语境。这是因为,没有一个学理上独立的“都市”和“都市文化”,就很难把“都市美学”与一般的“城市美学”在逻辑上区别开。从城市社会学的历史视角看,都市是人类城市历史发展的高级空间形态。从当代城市化进程的内在结构看,都市代表着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最高逻辑环节。因而,“都市”在本质上是人类城市历史发展的高级空间形态与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最高逻辑环节的统一。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对都市的当代研究与阐释,不仅是人类了解都市历史的一把“钥匙”,也有助于我们站在更高的历史阶段上更深入地认识城市的本质。都市文化是在当代都市空间中形成的新的文化形态,具体说来,都市文化是依托于规模巨大的人口与空间、富可敌国的经济生产总量、发达的交通与信息服务系统所形成、创造出的文化模式。和都市化进程的主流性质相一致,都市文化在当代也具有人类城市文化发展的高级精神形态与当代世界精神生产—消费中心的双重内涵。在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快速城市化背景下,都市文化研究对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应对各种城市社会问题,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推动城市文明与经济社会建设等,具有重要而直接的现实意义。由于都市文化同样包含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以及精神文化等层面,因而并非所有的都市文化都是美学研究的对象,

只有都市文化中与主体“愉快不愉快”、“自由不自由”机能相关的部分,才构成了都市美学直接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也可以说,都市美学是都市文化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分支。

此外,还需要关注的是,都市美学在研究都市社会与文化时的合法性。关于这个问题,同样可以从以中国文学为主干学科的都市文化学的合法性中获取。尽管都市研究不仅在传统上,即使在当下仍然主要是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的地盘。但这并不能掩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文艺美学与都市文化研究早已结下的学术渊源。简单说来,在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现代化运动中,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及其成果构成了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原始形态;而在晚近十年开始的以“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为社会发展目标的中国都市化进程,则为中国文学研究从“文化研究”转向“都市文化研究”提供了物质条件与学理契机。如同我们可以西方城市社会学与中国文艺美学为双重资源进行都市文化研究一样,以文艺美学为主干学科,以马克思主义美学为理论指导,以当代都市化进程中的美学与艺术经验为对象,充分吸收西方城市社会心理学、审美文化研究等学术成果,建设一门以都市主体“愉快不愉快”、“自由不自由”,以及如何实现人在都市化进程中心灵解放与精神自由的美学新理论,不仅是可行的与合法的,同时也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其次,都市美学的理论建构,必然面临着都市美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逻辑起点与价值基础以及文艺美学既有框架的改造与当代形态的建构等基本问题的论证与研究,它们作为都市美学的理论“硬核”或“支撑”结构,在近年也取得了重要的突破。

从研究对象和范围上看,都市美学的产生具有必然性。这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了解。一是在审美对象上,古典美学的主要对象是大自然与乡村,中国古代诗人的“田园诗”是这方面最典范的创造。现代美学的主要对象是反思、批判工业化及其对古典精神世界的异化,这集中体现在西方现代哲学美学思潮与现代派文学艺术对现代人

类异化困境的深入揭示上。与此不同,在当代都市社会与生活空间中,不仅出现了大量的新型精神文化消费品与审美实践活动,如超级市场、广告、模特文化、汽车文化、选秀、景观设计等,即使作为美学最直接、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文学艺术,与其传统形态相比也发生了很重要的变迁,并具体再现于以物质与肉体消费为中心的大众文化话语与影像上。二是在审美主体上,古典审美主体的最大成果是一种“和谐”的审美态度,它的必要前提是对自然本能的部分压抑与升华<sup>①</sup>。现代审美主体则拒绝技术文明的压抑与异化,并在与现实原则的激烈对抗中将自身再生产为“新感性本体论”。但在都市化进程中,一方面,由于都市社会与农业文明的巨大差异与矛盾,当代审美主体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彻底地摆脱了它的乡土情结与农村“口音”,另一方面,借助于消费社会及其制造的欲望狂欢景观,其又从“新感性本体”进一步发展、升级为“纯粹欲望主体”。三是在审美生产方式上,古典美学的核心是“天才的想象力”与“心灵机能的和谐游戏”,这以康德哲学美学为最高代表。现代美学的重心从主体世界移向客观的“艺术形式”与“审美经验”,因为这些相对稳定和可实证的对象与过程更适合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与此不同,内部充满着多元化与异质性的大都市,其审美生产与创造上也表现出超级复杂的形态与方式。以文化创意产业为例,它既是高级的精神生产活动,又与物质财富欲求紧密相连;既要求主体有天才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又是工业化设计与商业性策划的直接产物。四是在传播与消费方式上,正如古人经常说他们的著作要“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以及愤世嫉俗的现代派诗人喜欢扬言其作品是写给100年或50年以后的读者,古典美学与现代美学都刻意强调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不一致性,或者说都有意无意地排斥文学艺术的商业化与市场化。但在信息技术与文化市场高度发达的大都市则相反,当代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只有借助广告传媒与市场营销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其好的一面是促使精神的生产多样化与文化消费的平民化,但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尽管当代文化消费表面上异常丰富并物美价廉,

但由于其精神含量与审美价值的低劣与粗制滥造,所以“书不像书”、“电视不像电视”、“音乐不像音乐”、“美术不像美术”已成为人们最普遍的文化消费感觉。这是全球性的都市化进程对文艺美学提出的最重要的当代性问题,也是建设中国美学的当代形态及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回应的现实挑战。

一门理论的诞生,关键在于能否确立其逻辑起点和价值立场。我们认为,审美主观形式是奠定任何美学理论的第一块最重要基石。因为只有这种特殊的既与对象相关,又不同于现实对象的“审美主观形式”,才能标识出审美活动与知识活动、伦理活动以及人类物质实践的差异。都市美学在整体上隶属于美学研究,其逻辑起点与“审美主观形式”密切相关。同时,作为对当今都市审美经验与审美活动的理论总结,都市美学与它的诸种历史形态又有重要区别。都市化进程在聚居空间、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生活观念、文化生态等方面引发的现实变化,直接影响并改变了都市人以及受都市化进程影响的乡村与中小城市居民的“审美主观形式”,使其主观方面的“形式感”与客观方面的“形式结构”均发生相应的变异与重构。在这个意义上,由康德奠基的既与对象相关,又不同于现实对象的“审美主观形式”,在都市美学理论建设上仍然具有“逻辑起点”的重要功能。在都市美学中强调价值立场的原因则在于,与以和谐为最高理想的古典美学、以反抗资本主义文明异化为主题的现代美学相比,都市美学更多地与都市人日益膨胀的感性欲望和物质消费冲动纠缠在一起,并在当下经常性地成为传统文化、传统伦理学及传统美学“审判”乃至“辱骂”的对象。从深层上讲,因为消费文化已把后现代的欲望主体同人的原始本能及传统的感性审美生命混淆在一起。就当下文艺美学与文化研究而言,其中有两种学术倾向值得关注:一是以传统美学资源为背景对当代都市审美现实的“审判”与“辱骂”,二是以“怎么都行”的后现代知识态度对当代都市精神混乱现状的放任自流。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回避了美学对当代都市审美问题的职责。这可以说是人类在都市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审美异

化现实。因而,都市美学应以“审美主观形式”的当代重建为中心,把后现代社会中欲望化了的“审美主观形式”与主体真正的“形式感”区别开,才能一方面为都市美学建立一个必要的逻辑起点,另一方面为都市美学提供一个可靠的价值立场。<sup>[13]</sup>

由于研究对象、现实问题与价值谱系等方面的变化,以都市人审美活动为对象的都市美学,与传统的以文学艺术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艺美学必然形成较大的断裂,如何改造文艺美学的既有框架并建设以都市审美活动为中心的当代形态,既关系到文艺美学能否获得其“都市空间形态”,同时也决定着都市美学能否完成自身的建构。具体说来,是在性质、对象、范围、理论框架、范畴体系、价值理念等基本层面上,对作为文艺美学“当代形态与当代问题”的都市美学进行深入的探讨与系统的研究,一方面,将都市美学的对象与范围明确为“都市化进程”产生的各种文化与精神问题,特别是其中与都市人心理、情感、审美等直接相关的部分。另一方面,探讨如何为当代人建设一种可以与都市生活世界相适应的美学新理论与新工具,其主旨在于为过度娱乐化、欲望化的都市审美活动提供理性的评价观念与认识工具,实现美学作为人的自由与解放之学的当代意义。

再次,是都市美学的理论资源与文化研究问题,这直接关系到都市美学理论能否真正健康地“长大成人”,以及能否对纷纭变化的当代世界发挥更大的作用。从理论资源的角度看,都市美学除了借鉴城市社会学、城市地理学等城市知识谱系之外,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消费”关系的论述、新马克思主义的都市空间美学建构,在以消费为主体功能的当代都市社会中具有“核心资源”的重要意义,因而被迅速吸纳到都市美学的理论建构中。在文化研究上,现代艺术家对资本主义城市的批判和抵抗,对于今天都市人探索审美拯救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而也成为都市美学在理论建构中特别心仪的对象。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西方现代艺术家持续两个多世纪的对都市审美重构的努力,以及在当下意义上关于“艺术与城市文明建设”的相关研究,为都市美学发挥

其对城市社会与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初步找到了突破口。

具体说来,都市美学对马克思理论资源的借鉴,主要包括两方面:在外部研究上,主要是借助经典马克思的“生产—消费”理论清理当代西方消费意识形态。与农业社会相比,城市最显著的功能与特征即它的消费性。与传统的城市消费相比,在以“大都市”与“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中,由于人口、财富、文化资源在都市空间的高度集聚与迅速膨胀,以至于从物质生产到精神生产,从群类到个体,从历史文化到自然遗产统统被卷入到消费、消费、再消费的潮流中。这是当代被称为消费社会、消费文明的根源。当代中国消费文化研究的突出问题是“跟着西马走”(如卢卡奇、波德里亚、霍克海默等),并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割裂了马克思揭示的消费与生产的内在关系原理。马克思“生产—消费”理论的精髓在于消费与生产是互为存在的矛盾统一体,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脱离对方而单独存在,这就为清理各种片面的、极端的消费理论提供了直接的批判武器。而最重要的是,一旦从逻辑上证明了当代都市文化同样存在着“生产”环节,就可以为建设性的美学研究与文化创新提供内在的生产观念。在内部研究上,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历史”观念为对象,通过分析“时间”与“生产”之间的深层逻辑关联,揭示了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神话的萎缩,以及随着市场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必然要深入到当代大都市这一全新的现实空间中。实际上,在一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探索中,已不同程度地看到这一努力。新马克思主义的都市空间美学以同时包含主动—被动内涵的个体为审美主体,超越了现代文明中异化的孤独的审美个体,并在这个基础上达成或实现了与“他者”共在游戏,包含了政治否定和个性解放两方面的审美意蕴。<sup>[14]</sup>因而,对新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包含的“空间审美”话语与思想进行甄别、梳理、分析与阐释,本身也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都市美学提供重要的理论资源。

都市美学在文化实践研究上,也主要包括两方面的拓展:在历史向度上,主要探讨了在 19 世

纪以来资本主义城市大规模扩张中,现代主义艺术如何通过对日常生活现实的“审美重构”,以努力挽救城市因缺乏意义深度而形成的衰败现实。其主要方式包括现实主义艺术的城市英雄主义、现代主义艺术的“当下”体验建构、超现实主义的“神奇现实”建构,它们共同展示了作为当代都市美学前身的西方现代都市美学的历史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城市个体的救赎成为现代都市美学与艺术理论的主题,其实质是从外向内、从理性向非理性逃避的审美化生存。<sup>⑮</sup>在当代城市文化建设上,以都市美学提供的基本原理为前提,以“艺术与城市文明”为理论命题,认为在都市文化建设中,“城市的美”比“城市的善”更高一层,代表着城市文明的最高本质与人类发展的最高理想。但在当代城市文明建设中,由于“美是虚的”,即使人们在观念中觉得审美与艺术很重要,但在实践中也往往是敬而远之。其造成的普遍问题是城市文明建设的片面化,往往被简单地理解为法律、卫生、伦理、学习等,这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到都市人的心理健康与审美生存实践。以“艺术与城市文明”为理论基础,都市美学研究还指出城市发展的最高理想是“艺术之城”,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以美学为理论基础、以艺术活动为实践中介、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理念的城市文明建设与发展框架。“艺术之城”在理念上摆脱“经济发达,文化简单”的初级城市文明形态,对实现中国城市可持续与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sup>⑯</sup>

以上所述,尽管不是全部,但大体上涵盖了都市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与学科框架的基本层面,是都市美学研究与学科建设应予重点关注的对象。同时,这些探索,尽管还不够成熟和全面,但初步勾勒出都市美学的基本轮廓和重要层面,为中国文艺美学研究展示了另一番未来的风光和况味。

### 都市美学的学科特性与现实价值

在全球人口爆炸、能源危机、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当下,人类面临的资源与环境挑战越来越严峻,许多有识之士提出的共同对策是发展文化。如国家文物局长单霁翔在谈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修编时,就特地强调了城市文化的重要性,认为

“城市文化成为城市化加速进程中的核心问题”<sup>⑰</sup>。与之相应,特别是在“心理干预”被写入“十七大报告”之后,美学与艺术活动对精神文明、社会建设与心理生态健康的深层作用更是受到高度重视。凡此种种,使都市美学获得了极大的理论与应用空间。

与传统学科相比,都市美学具有三方面的突出特色:首先,是其跨学科或多学科性。都市美学以马克思的城市社会与文化理论为指导,既认真吸取了城市社会学、都市人类学、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资源,同时也充分借鉴了人文学科中的哲学、美学、文艺学、文化研究等提供的理论与方法,并在都市化进程这一时代背景和都市文化这一具体的文化语境中探索诸学科对话与交叉的可能。其次,是其应用性或实践性。在当代迅速展开的都市化进程中,直接产生了大量新的精神生态与心理问题。在理论上讲,这些都可以称为美学问题,因为美学是关于人心理上愉快不愉快、精神上自由不自由的学问;在实践上讲,它们又是典型的都市文化问题,是由于人口向城市、大都市的流动与迁徙而产生的。都市美学的主要理论任务是为当代人提供一种科学的方法、观念、理论与解释框架,因而具有很强的应用性或实践性。再次,都市美学还为传统人文学科实现其当代转型、提升其社会服务功能提供了试验样本与有一定积极意义的经验。长期以来,如何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更好地为现实服务,一直困扰文史哲等传统学科的学术研究。都市美学紧紧抓住影响当今世界发展的主要问题与矛盾,并据此相应地调整研究方向、更新学术手段,为传统学科的当代转型特别是提升社会服务水平提供了有益的探索。

从美学角度研究都市社会与文化,其理论意义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弥补以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等为核心的实证科学研究的不足,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人口、空间等“硬件”方面,对都市文化结构及其审美精神层面基本没有触及。二是为当下流行的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的都市研究提供基础理论。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都市时尚、流行文化等

“浅表”层面,所以很难完成“解释都市现实”、“批判都市存在”以及实现都市人审美生存的理论任务。在应用价值上,都市美学的作用也可以简单归纳为两方面:首先,都市美学的主要理论任务在于,一方面,由于主体的想象力与个性在都市社会中正走向越来越严重的异化与沉沦,因而它重要的批判任务是如何重新拯救人性中固有的审美想象力与诗性智慧机能;另一方面,由于古典美学、现代美学的传统影响及其对都市审美经验的隔膜与敌视,因而它另一个同等重要的启蒙任务是如何培养出当代个体生命对都市文化健康的审美趣味与判断力。其次,无论是当下中国城市的发展理念,还是都市个体的生活方式,可以说仍主要停留在功利主义或实用理性的层次。而这种“重实用、轻审美”的发展观,不仅在城市环境与资源上造成了很多现实的问题,也使都市人的精神生态与审美需要遭遇到相当严重的危机。而以都市美学提供的基本原理为基础,则可以为都市人减少自身在都市化进程中的异化,以及当代中国城市的可持续与全面发展提供某种有益的参照。

①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修订本),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68~170 页。

②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三联书店 1987 年版,第 392 页。

③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49 页。

④参见康少邦等编译《城市社会学》,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19 页。

⑤郭培章主编:《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77 页。

⑥《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京文:建设生态经济城市》,《天津日报》2006 年 7 月 3 日。

⑦赵勇:《城市经验与文学现代性断想》,《南方文坛》2008 年第 1 期。

⑧⑭耿波:《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转向与都市空间美学》,《烟台大学学报》2010 年第 2 期。

⑨高小康:《文化冲突时代的都市美学》,《人文杂志》2008 年第 4 期。

⑩刘士林:《都市化进程与文艺美学的当代性问题》,《人文杂志》2008 年第 4 期。

⑪曾繁仁:《现代城市危机与海德格尔的生态观》,《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第 1 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⑫刘士林:《“诗化的感性”与“诗化的理性”》,《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 年第 1 期。

⑬刘士林:《都市美学的逻辑起点与价值判断》,《学术月刊》2010 年第 3 期。

⑮耿波:《城市扩张与艺术疏导》,《社会科学》2009 年第 2 期。

⑯参见刘士林、张黔、严明、李正爱《艺术与城市文明笔谈》,《甘肃社会科学》2007 年第 2 期;刘士林《艺术与长三角都市群文明》,《南通大学学报》2006 年第 4 期。

⑰单霁翔:《略论开展城市文化问题研究的现实意义》,《新华文摘》2007 年第 9 期。

作者简介:刘士林,1966 年生,文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刘蔚〕

## 《登科记考补正》新补(例二)

许友根

《登科记考补正》(清徐松撰,孟二冬补正,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 年版),第 1209 页,卷二十七附考·进士科录有卢载,考云:《千唐》[1002]元和九年(814)五月三日《唐故朝散大夫绛州曲沃县令郑府君故夫人天水赵氏墓志铭并序》(参见《汇编》[071])题下署:“前乡贡进士卢载撰。”亦见张补“存疑”类。

按:卢载当为长庆四年(824)进士。《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吴钢主编,三秦出版社,2006 年版)第 376 页,《唐朝议郎守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卢载墓志铭并序》,署:“自撰墓志,时官朝议郎、守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卢载墓志自撰于开成五年(840),志云其“为旧相今宾客李公所知,引拔成就,自使府至谏

议大夫”,又云其“事文宗尽忠”云云,卢载卒于大中二年(848),享年七十五,则其生年为大历八年(773),以此上溯至开成五年(840)其自撰墓志时,先后有李逢吉(元和十二年,817)、李程(元和十三年,818)、李建(元和十五年,820)和李宗闵(长庆四年,824)等四人知贡举。其中前三人均在开成五年(840)前去世,惟李宗闵卒于会昌三年(843)。据《旧唐书》本传,宗闵大和二年(828)起为吏部侍郎,三年八月以本官同平章事。开成四年(839)冬,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李宗闵本传记载之任职情况与《卢载墓志》契合,则其长庆四年(824)知贡举时卢载进士及第可以定讫。